

风雷阿拉芬

朱 光 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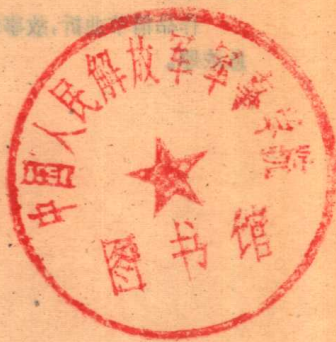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8 9868 4



芳草集

朱光亚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风雪阿拉巷

朱光亚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2 字数 252,000

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78·3003 定价: 0.7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：六十年代初期，一个以解放军为主体的工作组在进驻甘南阿拉苍草原，参加地方整社过程中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同广大藏族贫下中牧团结在一起，为捍卫人民公社，与反动牧主、活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，最后终于挖出了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。在斗争中，巩固了集体经济，迎来了阿拉苍草原的欣荣景象。

作品反映了甘南藏族地区复杂、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藏族人民热爱社会主义、坚持集体化道路的精神面貌，塑造了工作组组长高鹏，和藏族群众嘉木错、麦尔尔、卓玛草、仁青顿珠等英雄形象。

作品情节曲折，故事动人，生活气息浓厚。

目 录

引子	1
一 到阿拉苍去	13
二 天葬场上	25
三 夜访麦尕尔	36
四 重逢嘉木错	50
五 阴暗的角落	62
六 旦巴请客	74
七 工作组的会议上	87
八 牛粪风波	100
九 春到阿拉苍	106
十 山雨欲来	114
十一 活佛次知木	121
十二 旺藏加来信	131
十三 哑巴的心	138
十四 进城求救	151
十五 达吉和桑盖	163
十六 在冬季牧场上	173
十七 尕布藏勇驯“黑旋风”	188

— | —

十 八	冯副县长来了.....	197
十 九	社员大会.....	209
二 十	麦尔尔又唱歌了.....	217
二十一	金色的晨光.....	226
二十二	不能让战友掉队.....	237
二十三	贫下中牧的意见.....	253
二十四	这事没有完.....	269
二十五	求求工作组.....	277
二十六	政委的勉励.....	286
二十七	炮声隆隆.....	296
二十八	迷途知返.....	310
二十九	鹰飞回来啦.....	324
三 十	又生一计.....	332
三十一	险闯黄风口.....	341
三十二	佛殿里的战斗.....	353
三十三	吉昂村头.....	360
三十四	山呼海笑.....	369
尾 声		379

五

乙

引 子

四月初的阿拉苍草原，依然一派严冬的萧杀景象；远山近壑白雪皑皑，平滩上的积雪虽然已经融化，但草芽儿还没有萌发出来，枯黄的衰草茎儿在料峭的寒风中抖索。

这天清晨，晨星刚刚隐去，东方现出一丝鱼肚白，在吉昂部落村寨后面的神山上，一个赤裸着上身、腰缠老羊皮袄的彪形大汉，一只手叉着腰，一只手合在嘴边，扯开嗓子，象夜猫子似的“嘎！嘎！”喊叫着。他的身旁燃着一堆牛粪火，两个衣着褴褛、面容枯槁的奴隶不停地往火上添加木柴和柏树枝，还倒着成袋的炒面。烈火熊熊燃烧，柏树枝发出“哗哗剥剥”的爆裂声，烧糊的炒面使四周充满了浓烈的呛人的焦臭味。

喊声震荡着晨空，在逶迤的群山中一阵阵回响。过了一阵，其他小部落的山头上，也吆喝声四起，这喊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“大头人要集兵打冤家啦！”消息很快传遍了阿拉苍草原的各个部落，引起了牧民强烈的不安。

这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天，正当全国人民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迈着大跃进的步伐，热气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，在远离祖国心脏——首都北京

的甘南地区，劳动牧民受到了大好形势的巨大鼓舞，纷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，积极迎接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的到来，准备向最反动、最落后、最黑暗、最野蛮的封建奴隶制发起总攻。就在革命风暴即将席卷阿拉苍草原的时候，贡玛八大部落的大头人索南仁钦决心发动武装叛乱，与共产党、人民政府和广大贫苦牧民公开较量。前两天，他去贡玛寺，找活佛算卦卜定，今天是个黄道吉日，因此，一大早便发出集兵讯号，下令八大部落立即前往神山煨桑插箭^①。

阿拉苍草原解放八、九年来，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宣传了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牧民群众的心坎上；同时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，对上层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。只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特殊，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，封建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基本上没有触动，广大劳动牧民还没有摆脱封建奴隶制的枷锁。今天，大头人发出了集兵讯号，贡玛八大部落的各个村寨里，所有的成年男子，只得骑上马，背着枪，前往神山集结。

顿时，阿拉苍草原上空阴云翻滚，各个部落乱成一团，老人喊，妻子哭，儿女叫，到处是生死离别的凄惶景象。

奴隶们骑着马，背着叉子枪从四面八方来到神山上。每来一个人，都要往火堆上添一束柏树枝，倒一小袋炒面。火越烧越旺，火苗越窜越凶。大家默默无语，心情都很沉重。饥寒交迫的奴隶们，不知道大头人今天集兵又要和什么人打冤家。他们世代就是这样由封建奴隶主主宰着自己的命运，为

^① 煨桑插箭：民主改革前，藏区打冤家时，集兵的封建迷信活动。

了奴隶主的私利，为了奴隶主的牛羊，多少奴隶在“打冤家”中成了牺牲品啊！

山头、山坡黑压压地挤满了应召而来的奴隶。不一会儿，大头人索南仁钦骑着高头大马，由狗腿子们护卫着来了，他身后跟着穿红色袈裟的管家桑吉。

索南仁钦长得象一尊凶神，身材高大而臃肿，一脸黑炭似的横肉，锤子般的大鼻子，两道眉毛象两把镰刀，向下弯着；他头戴狐皮红绸帽，身穿酱色织花缎面、豹皮领的羊皮袄，脚蹬高腰镂金马靴，腰带上横插着一把镶满宝石的腰刀，肩上斜挎着一把盒子枪。他下马后，瞪着一双金鱼眼朝四周围的奴隶们恶狠狠地扫了一眼，然后，眼不睁、头不抬地对身旁的管家说：

“要各个部落的头人清点人数，要是有违抗命令不来的，去给我抓来，我要当着八大部落处置他，用他的头祭山神！”

不一会儿，管家前来报告，人员全部来齐。索南仁钦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这才移动着肥胖臃肿的身躯，走到火堆面前，从头上脱下狐皮帽端在手里，然后，把盘在头顶上的发辫抖散，甩到胸前，嘴里念着“嘛尼”^①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也都围拢到火堆前，和索南仁钦一样，披头散发，跟着念“嘛尼”，开始声音很低，只见人们嘴巴蠕动，叽叽咕咕，不成音调；到后来，声音越念越高，乱成了一片。

念一阵“嘛尼”后，大家就对着火堆，脸朝下四肢伏地磕头。磕完头，几个奴隶抓来一只山羊，扔进火堆。山羊在火堆

^① 嘛尼：指佛经。

中挣扎、嘶叫，人们的情绪也立刻紧张起来。一个个袒露着上身，翻身上马，手里挥舞着长柄腰刀，有的朝天鸣枪，同时嘴里发出“格！格！”的怪叫，围着火堆转着圈子，大家机械地干着这一切，脸色死沉沉的，毫无一点表情。

火势渐渐减弱，大家停下来了。索南仁钦站在山包上，手按腰刀，面向人群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今天，我们八大部落在神山煨桑插箭，祭天祭地祭鬼神，是要集兵打仗！要打冤家！打谁呢？打共产党！共产党要灭族、灭教，是魔鬼，是我们藏家不共戴天的敌人！”

索南仁钦说到这里，人群立即骚动、吵嚷开了。有人喊道：“共产党都是好人哪！我们不能去打好人！”

奴隶竟敢对老爷的话议长论短，表示异议，这还了得！索南仁钦强忍着性子，粗声大气地说：

“你们不要吃了共产党的一点甜头，就忘记自己是藏族的子孙！共产党要民主改革，破坏我们藏家世代代的神圣制度……”

听说民主改革，牧民们一个个喜形于色，嚷得更凶了。

索南仁钦见情况不妙，便扯开嗓门叫道：

“对火焰，要用凉水泼灭；对敌人，要用刀枪对付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，针往哪里钻，线往哪里穿，听老爷的话不会错。今天我们已经煨了桑，神佛会保佑我们的。佛爷已经打了卦，说共产党的天下不会长久了，该我们藏族人坐朝廷了！只要我们贡玛部落一点火，整个草原就会燃烧。先打县政府，然后骑着牦牛上北京。打下县城，贸易公司的东西随便拿，呃嘛，好处大着哩！”由于兴奋，他的脸涨得象块猪肝。喘了一阵粗气

后，又接着说：“现在，我任命我们贡玛八大部落的老英雄，阿拉苍草原的光荣和骄傲——嘉木错为‘木洪’^①，大家要服从他的指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用眼睛在人群中搜索着，说：

“嘉木错，出来指挥队伍吧！”

随着喊声，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年牧民来，人们用忧虑和疑惑的眼光望着他，自动地给他让出了一条路。

这个老牧民六十上下年纪，个头不高，单瘦的身板显得非常结实、硬朗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几十年草原风雨在他古铜色的脸膛上，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。他头戴一顶破旧发黑的烂毡帽，身穿一件光板没有面子的破皮袄，脚蹬一双牛皮长筒藏靴，一把红珊瑚长柄腰刀横插在他的腰间，一支汉阳造七九叉子枪斜背在他的肩上。

嘉木错走到大头人面前，把破毡帽取下来拿在手里，弓了弓腰，朗声说：

“大头人封我为‘木洪’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但是，出征之前，有几句话我要给大头人说清楚。”

索南仁钦用手摸着下巴颏儿，满脸堆笑地说：

“老英雄，你说吧！给大家打打气，鼓鼓劲。”

嘉木错抬起头来，面向着群众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没有看见山，先不要撩起袍襟；没有看见水，先不要脱靴子。大头人要我们去打的是谁呀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了吗！打共产党、解放军！”

“不看准兔子不放鹰，不弄清情况不出兵。大头人，你这

^① 木洪：带兵官。

是为什么呀？”

“共产党要搞民主改革。民主改革是灭族、灭教，破坏我们祖宗传下来的神圣制度……”

嘉木错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珍贵的珠砂岂能说成不值钱的红土，美丽的孔雀岂能说成令人讨厌的乌鸦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奴隶身上穿的是人民政府的救济皮袄，肚里填的是人民政府的救济糌粑；共产党是好是坏，我们这些奴隶心里最清楚。民主改革正是我们奴隶日思夜盼的翻身日子。大头人，你就死了那条心吧！政府干部说了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法纪，党和政府是欢迎的，会给你出路的。要是你死抱住封建奴隶制那一套不放，挑起武装叛乱，硬拿鸡蛋碰石头，到头来就只有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！大头人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！”

听了嘉木错的话，牧民们频频点头。大家叽叽喳喳，议论纷纷，都说嘉木错讲得有理。桑吉见势不妙，连忙把嘴凑到索南仁钦的耳边说：

“大头人，时间已经不早，该行动啦！这老东西胆大包天，妖言惑众，竟敢违抗大头人的旨意，不给一点厉害瞧瞧，以后……”

索南仁钦斜睨了桑吉一眼，把他往后推了推，说：“你懂得什么？”嘉木错在八大部落的穷牧民中，有很高的威信，是大家公认的老英雄；解放前，在一次反抗国民党马步芳匪帮的战斗中，马匪有一个营驻扎在阿拉苍草原。当时索南仁钦吓破了胆，慌忙跑到别的部落躲了起来，就是这个嘉木错，带领了一帮穷牧民，一天早上，埋伏在黄风口山岭上，搬来许多

大石头，当马匪一个连从黄风口隘路口经过时，他们把石头推下去，匪徒们被砸得人仰马翻，接着嘉木错领着三十多个穷牧民冲下山去，用腰刀劈、斧头砸，消灭了马匪整整一个连，嘉木错一个人就刀劈了十三个匪徒，敌人吓破了胆，第二天就全部撤走，以后再轻易不敢到阿拉苍草原来骚扰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跨前两步，走到嘉木错面前，抖动着满脸的横肉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
“嘉木错，我知道，这些话都不是你心里说出来的，是共产党干部的宣传。清不过山泉里的水；好不过一个部落里的人。我不怪你。你的威名在阿拉苍草原，象阿拉雪山高耸的雪峰，曾经使得外族人闻声丧胆。你对外族人是从来不吝惜子弹的啊！”

嘉木错铿锵有力地说：

“猎人要把豺狼和羊羔分清，磨面要把青稞和石子分清。外族人中有好人，本族人中也有坏蛋，不能羊肉羊毛一锅煮！国民党反动派、蒋介石、马步芳，是我们的敌人；共产党、解放军是我们的大救星。”

索南仁钦全身忽地痉挛了一下，半晌，才喷着唾沫星子，叫道：

“看样子，你今天是不愿意带兵罗！”

嘉木错高昂着头，坚定地说：

“真正的牧人不干糊涂的事情，白色的骏马不戴黑色的笼头！这样的兵我不带，这样的仗我不打！”

嘉木错这几句硬梆梆的话，给索南仁钦噎了个倒憋气，他气得浑身打着哆嗦，喘着粗气，气急败坏地连声喊道：

“反哪！反哪！给我抓起来！抓起来！”

嘉木错面不改色，镇静自如地冲着人群大声说：

“乡亲们，这个仗不能打啊！我们不能把枪口对着恩人共产党，亲人解放军，民主改革是为我们奴隶谋翻身，求解放的啊！……”

人群骚动起来了，纷纷喊叫：

“嘉木错说得对呀！”

“这个仗我们不打，我们不能打自己的亲人……”

几个狗腿子象群恶狼朝嘉木错扑来，拔掉他的长柄腰刀，卸掉他的叉子枪，把他反剪双手，用牛毛绳子结结实实地捆在拴马桩上。

铅灰色的阴云在人们头顶翻滚，云层压得很低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扯下一团来似的。寒风呼啸着从人们头顶掠过，那些三角形白底黑边、上面印着山神土地神像的部落旗，在寒风中发出猎猎的声响。嘉木错凝望着忿怒的人群，想起草原上奴隶遭受的苦难，想起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藏族人民的关怀，心情万分激动。他曾经三次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学习、参观，每当他目睹祖国内地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，就想起自己的家乡，想起还在遭受苦难的奴隶们，他是多么希望阿拉苍草原来一场革命的风暴，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和全国同胞一样，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啊！可是，家乡仍然停留在封建奴隶制，奴隶主仍然作威作福，残酷压迫、剥削着奴隶，他对家乡的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，曾经多次要求政府进行民主改革。党和政府一方面充分肯定他的革命积极性，同时又劝慰他耐心等待。

月亮缺了又圆，草原上的格桑花谢了又开放，真是心碎，眼望穿！好不容易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，阿拉苍草原马上就要进行民主改革啦！可是，封建奴隶主阶级却妄图挑起反革命武装叛乱，制止民主改革，要来阻挡贫苦牧民翻身解放，一千个办不到！一万个办不到！

嘉木错暗暗下定决心：一定不能让奴隶主的阴谋得逞！为了奴隶的翻身解放，我嘉木错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！他的头昂得更高了。

索南仁钦见嘉木错毫无恐惧、求饶的表现，感到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损害，便象一条受伤的恶狼，大声嚎叫道：

“按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给我把他的肚子剖开，把肠子抽出来，祭山神！”

十几个狗腿子齐声回答：“哑！”^①

群众一听大头人要將嘉木错破肚抽肠祭山神，闹着嚷着朝大头人跟前挤来。索南仁钦和桑吉吓坏了，一边把手枪掏出来，一边后退着。气急败坏地喊叫：

“畜生，你们要干什么！”

十几个狗腿子挥舞着马鞭，驱赶着人群，一个刽子手手里攥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朝嘉木错跟前走去。嘉木错面对着刽子手的屠刀，他圆瞪双眼，鄙视地瞪着索南仁钦和桑吉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大声说：

“呸！看你们还能疯狂几天，毛主席、共产党就要来搭救我们这些奴隶啦！”

① 哑：是。

索南仁钦气得浑身发抖，连忙朝刽子手挥手：

“快！快！”

刽子手凶神恶煞地走到嘉木错的面前，一把撕开他的皮袄，然后举起闪着寒光的匕首朝嘉木错的胸脯狠劲刺去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刽子手应声而倒。接着，“冲啊！杀啊！”的喊声从后山上响起，一队解放军骑兵，手里挥舞着银光闪闪的马刀，象旋风似的铺天盖地向聚集着的人群卷来。

原来索南仁钦企图挑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消息，两天前就有人向政府报告了。这一队骑兵，是奉命前来平叛的某骑兵团的尖刀排，由副连长高鹏带领，当他们听到煨桑集兵的枪声，悄悄赶来，埋伏在后山上已经多时了。高鹏一面派人去向后续部队报告，一面用望远镜严密监视着山洼上叛匪的行动。当他看到刽子手要对嘉木错下毒手时，深怕群众受损失，便开枪先把刽子手撂倒，然后带领全排四十多人，神兵天降似的向敌群冲去。

当索南仁钦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，骑兵战士们已经冲到面前。索南仁钦见解放军人数并不多，便声嘶力竭地喊道：

“大家不要乱跑，开枪打！把‘赤汉家’消灭掉！”

被裹胁来的群众，哪里还听他那一套，有的骑上马四散而逃。有的干脆掉转枪口朝索南仁钦射击。索南仁钦见势不妙，在狗腿子的护卫下骑马溜了。剩下来抵抗的只有桑吉和一些狗腿子，总共不到五十来人。

高鹏冒着弹雨，一骑首先冲到被绑的老人面前，翻身下马，马刀一挥，把他身上的绑绳砍断。正在这时，一颗子弹从

背后射来，穿透了高鹏的右腿和老人的左腿。高鹏只觉得右腿一阵发软，知道自己负伤了；好几条枪还在朝他射击，子弹在他们头顶和身边“嗖！嗖！”穿过，他连忙搂住老人，一起滚到旁边一个洼坑里隐蔽起来。这时他发现老人腿上的血，便立即撩开棉袄，从衬衣上撕下一块白布，迅速替他包扎好伤口。

这短暂的两三分钟内发生的一切，以及这位解放军敏捷、勇敢的动作，使得嘉木错目瞪口呆，好一阵子才醒悟过来。他凝望着高鹏头上的红星和年青、英俊的脸庞，激动得嘴皮直打哆嗦，怎么也发不出声来；他用颤抖的右手指着高鹏的腿，高鹏知道他指的是自己的伤，便笑着摆了摆手，意思是没有关系，不要紧的。

骑兵排和匪徒互相射击对抗了一阵，后续部队就赶来了。一个包抄，四十多个匪徒就全部包了饺子，一个也没有跑掉。

战斗结束后，高鹏和嘉木错一起被送到部队野战医院，两个人住在一间病房。高鹏经常给嘉木错念毛主席的书，讲革命的道理。两个月后，他们的伤都好了，高鹏又亲自把嘉木错送回阿拉苍草原，还在嘉木错的家里作了两天客哩！临分手的那天早晨，他俩是那样的难舍难分，嘉木错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直送到黄风口。末了，他紧紧握住高鹏的手，眼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，说：

“民主改革工作队过几天就要进村寨了，奴隶真正翻身、解放的日子就要来到啦！我们一定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牧区，报答毛主席，共产党的大恩。”

高鹏望着嘉木错深情地说：“阿爷嘉木错，民主改革仅仅